

///城市印象

风景别样“亭”

■赵利辉

家的附近，浙江杭州萧山城区往湘湖景区的一段路旁，修有不少亭子，大的小的都有。这种没有墙的“小屋”，由顶、柱身和台基三部分组成，玲珑剔透，可供路人小憩、纳凉、避雨。

萧山一带的民宿颇多，或曰“庐隐”或曰“半山”，总之，挂出的招牌都是“不识人间烟火”的。人们所见的亭子，即为民宿经营者所修。其或以砖木建造，雕梁画栋，檐角翼然；或纯以木制，顶覆茅草，迥然有古风。半山上亦有两座砖木亭，一名“得月亭”，一名“富览亭”。但我知道的得月亭，是在山东济南大明湖畔；富览亭则在北京的景山上——我在这两座亭中都曾小坐过。萧山茅亭多无名，比这两座“古迹”更有些野趣。登山遇微雨，我就在茅亭中避一阵子。若是遭大雨，就等雨稍歇，然后从大亭跑到小亭，又跑到下一个大亭；跑跑停停，一路回家，身上还没甚被打湿。在茅亭中喝酒，亦是常有的事。像鲁智深那样，“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，坐在鹅颈懒凳上，寻思道：‘……口中淡出鸟来，这早晚怎地得些酒来吃也好。’正想酒哩，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，挑着一副担桶，唱上山来……那汉子道：‘杀了我也不卖！’……智深赶下亭子来，双手拿住扁担，只一脚，交当踢着……智深把那两桶酒，都提在亭子上，地下拾起旋子，开了桶盖，只顾舀冷酒吃。无移时，两桶酒吃了一桶。”

故乡陕西宝鸡凤翔的东湖

有喜雨亭，为苏轼任凤翔签判时所修。亭在东湖水滨，亭前老柳夹道而立，若拱若伏；湖周植有杂树，蒙茸茂密，如一道屏翳，将湖围了起来。据说傍晚时分，苏轼常划一独木舟游荡湖中，自在而悠闲。与东坡的闲情和智深的鲁莽不同，我大学读书时常在街上小馆中买酒，而后与同学聚在喜雨亭中偷饮。穷学生没什么钱，打十二元一瓶的散酒；砸吧一口，故作辣喉状，手使劲地上下扇，酒气立时在喜雨亭中弥漫开来。兴高采烈之际，同学们或出诗词歌谜互相考答；或划拳行令，全然忘却了聚会的秘密性。凤翔自古有三绝：“东湖柳、西凤酒、姑娘手。”男生佯装醉了，拉女生的手硬要给人家看手相。女生大方伸出手来，却并不是那样的白。拉了手，男生呵呵地傻笑，女生说：“你娃学坏了！”关中除喜雨亭，道路旁很少见有避雨的亭子。只有富人家盖瓦房时，临街的房檐椽头比平常人家多出两寸来，为的是给乡亲们檐下躲雨以及方便燕子筑巢。

自我来江南工作，游历渐渐丰富了，这才发现江南的建筑中，亭子的式样变化最多，不仅可便游人避雨，还可供文人雅士在园林中点景、观景。江苏扬州的瘦西湖予人一种清瘦的韵味，湖上有桥，桥上修有五座亭子，故名五亭桥。其上有白色栏杆、黄瓦红柱，与不远处的白塔遥相呼应。每当十五月圆之夜，桥洞各衔一月，月影倒悬水中；其时泛舟湖上，湖水窈窕曲折，水中捞月别有一番雅趣。“垂杨不断接残芜，雁齿虹

桥俨画图。也是销金一锅子，故应唤作瘦西湖。”

小亭亦有小亭的趣味。江苏苏州的拙政园里，有一座小亭很是别致，因苏东坡有词“与谁同坐。明月清风我”，故名“与谁同坐轩”。其依水而建，造型为折扇状，屋面、轩门、窗洞、石桌、石凳及轩顶、灯罩、墙上的匾额、鹅颈椅、半栏均为扇形，故又被称作“扇亭”。窗洞两旁悬挂杜甫的诗句联“江山如有待，花柳更无私”。亭的地理位置甚佳，周边树高而雄，石幢静立。人在其中，斜倚栏杆、目收幽景，可小坐片刻。依窗近视，水间锦鲤遨游；凭栏远眺，天光云影共徘徊——前后左右，都是美景。有一年夏天，我出差路过拙政园，便一时兴起进去看看，可惜已近傍晚不能逗留太久，倒是匆匆听了一曲苏州评弹。听曲的地方就在“与谁同坐轩”里。我冒失走进去，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子，不过十五六岁的模样，身着素色旗袍，正在拨弄怀中的琵琶。女子会弹琵琶且能反弹，于我来说很是新奇。喝茶听曲，我也体会了一把古人的清雅。苏州话我是不大懂的，一曲下来，依稀可以辨出一句“小轩窗，正梳妆”，才知唱的是宋词。

关中客友来杭州，与我相约萧山登山游玩。下了山，两人坐码头茅亭中饮酒。客说：“亭之美，莫过‘得月’‘富览’二亭，雕梁画栋。”我说：“不然。三重茅草、四根立柱之亭虽陋，自有一番野趣及朴实之美。”客似醉了，指茅亭高声道：“风吹不倒，雨浸不漏，雪压不垮，如

你我兄弟情，何其固也。”客欲再言，一声汽笛长鸣，轮渡缓缓靠近码头。客举盏：“干了这碗，后会有期。”饮过不舍而去。客立船头作揖，我于亭外挥手致意，恰逢红日西坠，余晖映照水面上，半江瑟瑟。昔李叔同隐居杭州，作《送别》歌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

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瓢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”如今吹笛的人不知哪里去了，只闻得凄清的汽笛声。我目送轮渡愈走愈远，直到消失在暮色中。

我喜欢这城市中的茅亭，大亭伴小亭，长亭复短亭，一程又一程，古老的建筑蕴藉了依依惜别的深情。



待春

李海波摄

///闲思随笔

延续“摸摸头”

■王 纯

我母亲那代人，性格极为含蓄内敛，好像从来不懂如何表达亲昵的感情。我小时候，母亲很少抱我亲我，偶尔亲亲我的额头，也只是验证一下我有没有发烧。

母亲对我的情感，主要是通过“摸摸头”来表达，大概是因为这种肢体语言既能拉近距离，又能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。我冲母亲撒娇的时候，她摸摸我的头，算是爱抚；我摔在地上，疼得大哭，母亲摸摸我的头，算是安慰；我考试得了第一名，把奖状带回家，母亲笑眯眯地摸摸我的头，算是表达欣慰和鼓励；我在外面受了委屈，

向母亲哭诉，她照例摸摸我的头，算是劝慰。

不过，我成年以后，母亲几乎没有再摸过我的头。我一向觉得，“摸摸头”这种爱抚的动作是“强者”对“弱者”发出的。我小时候，母亲高高的，我矮矮的，她一个摸头的动作，自然又亲切；我成年以后，比母亲高一头，她如何还能踮起脚尖摸摸我的头？况且，在母亲眼里，我已经强大到无需爱抚和安慰了。

六年前，我高龄产子。生孩子的过程中，恐惧、疼痛、疲劳折磨得我痛不欲生。孩子出生后，我顿觉卸下了千斤重担，彻底放松后昏睡过去。不知睡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，

第一个看到的是母亲。她见我醒了，温柔慈爱地看着我。那种目光，我有很多年不曾见到过了，无限怜爱、无限温情，仿佛我还是多年前那个摔倒了会哭的孩子。母亲见我醒了，伸出手摸我的额头。那时我的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，母亲反复摩挲着我的额头，汗水都被摩挲干了。她一边摸着我的头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总算熬过这一关了！”我知道，我生孩子的时候，母亲一定在心里默默念叨了无数遍“平安无事”。终于平安了，她在“谢天谢地”。

我享受着母亲的摸头安抚，心底涌起潮水般的情感。委屈、放松、安慰、幸福瞬间一

涌而上，我的眼泪肆意地流淌起来。母亲不说话，默默陪着我。从额头到头顶，她仍然摩挲着，好像是在说：“乖乖的，现在一切都好了。”那样的一幕，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。后来，母亲搬到城里帮我带孩子。生活方式不同，必然会带出一些矛盾。母亲总贪便宜买蔫了的菜，还会受大街上卖不明品牌保健品的人蛊惑花冤枉钱……诸如此类的事，时有发生。每当我准备把声音提高八度对母亲发火的时候，便会想起她摸我头的一幕。如此一来，我的语气就即刻温柔起来了。

这几年，母亲明显老了，身体也大不如从前。不久前我陪

她去医院体检，检查单上的“囊肿”“肌瘤”等字眼让母亲惊恐万分。她甚至连站都站不稳了，一屁股坐在诊室门口的椅子上，脸色苍白。我见她这样，心疼不已。母亲坐着，我站在她身旁。我很自然地摸着她的头说：“妈，没事的，这些都是小毛病，上了年纪的人很多都有。”母亲的头发花白干枯，我一边抚摸着她的头，一边帮她理顺头发。如今母女角色颠倒，但“摸摸头”的动作依旧延续了下来。

母亲不敢一个人去诊室，我陪着她去。医生告诉她，那些问题的确是小毛病，不必在意。母亲孩子一样冲我笑了，我又摸了摸她的头。